082.1
Ka452
0(th)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

5449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由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

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王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何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

春秋繁露總目

卷一
楚莊王
玉杯
卷二
竹林
卷三
玉英
精華

月四明樓郁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卷四
王道
卷五
滅國上
滅國下
隨本消息
會盟要
正貫
十指
重政
卷六
服制象
二端
符瑞
俞序
離合根
立元神
保位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卷七
考功名
通國身
三代改制
官制象天
堯舜湯武
服制
卷八
制度

爵國
仁義法
必仁且知
卷九
身之養
對膠西王
觀德
奉本
卷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深察名號
實性
諸侯
五行
闕文
闕文
卷十一
爲人者
五行之義

陽尊陰卑
王道通三
天容
天辨在人
陰陽位
卷十二
陰陽終始
陰陽義
陰陽出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天道無二
煖燠孰多
基義
闕文
卷十三
四十之副
人副天數
同類相動
五行相勝
五行相生
五行逆順
治水五行
卷十四
治亂五行
五行變救
五行五事
郊語
卷十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郊義
郊祭
四祭
郊祀
順命
郊事對
卷十六
執贄
山川頌
求雨
止雨
祭義
循天之道
卷十七
天地之行
威德所生
如天之爲
天地陰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天地施
目錄終

春秋繁露卷一

漢　董仲舒著　南豐湯　朝鏞校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恐是不得此矣此楚靈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至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恐不（恐不一作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亾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

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嫌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凌其君始於交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詐妄對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國家亂則四隣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主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

也屈伸之志詳畧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踈踈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衷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辭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訹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長長與義兼則世逾一作愈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
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白辟者得之
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
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悲也答之曰人有問諸侯
之君躬貌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貌首縣而射之曰安
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
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
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
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

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
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
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
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
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
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
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
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
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以已治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

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王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固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方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給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賢未乎於心今全無悼遠之

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則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敬而節其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偏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公羊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乎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醉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亦宜曰衰云衰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

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若其參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祇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以大以早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阿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攻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閑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

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沈音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亦以赴問而辨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訓悼公之書葬亦以赴問而辨當誅弒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決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

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厎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纂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厎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拨厎事而觀其心愿而不用合而信之非纂弒之隣也拨厎離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挂惡謀者過

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亡臣之宜爲君之計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攻厎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厎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厎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夫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

刑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者卿在而弗能討非二
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
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
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惡之厚也曰春秋
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於
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
之重責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
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傳
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
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爲重爲輕非是之
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
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
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
義畢矣

春秋繁露卷一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春秋繁露卷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傷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放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在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班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尤春秋之記災異也雖亦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

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教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已之心。矜朱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

在大夫也溴右閒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

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徙視宋閒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一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

秋之所貴雖然兇人相食驚人相變救之忘其讓君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部不察如不素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譏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奔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斷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慢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閔疾弔喪外

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爲雖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而不可以加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絶之以至辱爲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濶然去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戮而春秋不二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彼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

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猶罪諸侯諸侯怒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蠆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亾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

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
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不見其罪也曰
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終

春秋繁露卷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
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
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
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
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
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
孫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洗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夫得免殺戚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斐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

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足以類鈞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接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蓋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宜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　止　作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嚴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曰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之以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

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出入可也權謫也
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
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
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
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
廟荀息死之貴失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
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
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
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持者皆不宜立者何

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
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
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
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故託賢於紀
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
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

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竟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鄣入於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鄣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忠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愼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共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以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而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孝義夫一作乎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

和穆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其事從齊桓盟于

秋非非以爲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

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紱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無可審邪故以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閒理迷衆與教相妨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在今。春秋之爲學也。道生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寂（一作蒙）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有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

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
畀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大鬥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
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
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知悄悄於前世興亡也任
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豈可奈矣知
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知足何邪以
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而以國政以
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
之二生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
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
與隣國豈值弒哉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春秋繁露卷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姦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

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蠆
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
凰麒麟遊於郊圄圉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
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特至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
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士地有所先以入宗廟端
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修宮室廣苑囿窮五采
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
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畫金玉舟象之工
盛羽族之飾窮一作殺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
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害之志虎兒文采之獸以希見
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其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
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
之足察其拇一作腑一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耽
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群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
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其誅
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亳社災周衰天子徵弱

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鉦以廣地以强相脅不能制屬强侵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霣霜不殺草李奔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一作升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絶諸而已矣

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天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於鄭弒母弟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天征衛不能絶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弒無已臣下上僭僭擬天子諸侯强者

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於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於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弒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絶而不復復故鄭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殫桓會王世子擅封那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壯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故弒君三十二國五十一細惡不絶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得人介諸葛得名内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爲匹夫興師。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許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弒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

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頭卒于會諱弑痛强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國之平也言圍成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桷丹楹作雉門及雨觀築三臺新延廐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於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

絕惡始也大夫明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四國怨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士告從不赦不祥强不凌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言也吳王夫差行彊於越臣人之王妻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失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此下疑少一字從一作徙非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興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閭里之痛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姤與大夫萬譽齊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魯侯爾閔公妬其亡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他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內殺一作取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此地為伍一家亾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

老守土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從仇讐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晉之壁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豬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强從心之敗已見自强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羈陳其君也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敵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

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亾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于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亳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

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强凌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浮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暈知臣窺一作覘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春秋繁露卷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春秋繁露卷五

滅國上第七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群。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罔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彊王之餘尊而欲詠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肩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去遂得意於楚所拓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托其國於宮之奇晉獻忠之及髡殺得臣三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其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戴亦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道乖寶於道而莫之守兒者掇之也烈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人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弃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賊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羣兵於齊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旗幟獲以驕諸侯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臧於外衛臧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邪禾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開方作那與狄戎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臧於同姓魏侯燬臧那是也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臧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軨之盟劫汶陽魯臧威立之那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臧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爲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一年魯僖乞師

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必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溴成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强吳爲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滅以滅鄫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於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鷄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愼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之卒三年晉滅赤狄潞氏及申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先楚子昭之卒年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昏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爲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之兵分守大國襲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季封切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群衛衍據陳儀而爲諼林父據戚而已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儀中國之行亾國之跡也譬如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中之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棐林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濕之有拔也一作隰之有伴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情可漸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明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爲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一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撫托意以矯矣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

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自一作其國而容天下名何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別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離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審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一作德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鬼

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詘詠書曰入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惛心猶不能賭故天不有罪者三云當申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第十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慱無不有也雖然大畧要有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

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異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事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剌譏之所前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

則仁恩遠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故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有乎天地之故。人鈍生天氣及泰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逢其所爲也。故奉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妄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爲於此。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矣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木也棄營營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其間者其致也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洞明之所接絕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垂政之本矣撮以爲一

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有此與湯武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傳而明。切而深矣

春秋繁露卷五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輿也劒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作今然後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一作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離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執介胄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涂血不已故武王克殷神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劒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哉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食星隕有戝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一作其本末）亦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愼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除務天下所而欲以王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攻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亍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一作深）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

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一無日吾字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

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

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
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
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
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
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
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
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亂
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
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
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
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
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
二名之意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
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明者天之行
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

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群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群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剛柔肥臞美惡累一無字可就財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財也故其形一無形字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驅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

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
譬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泉（一作宗）據位治人
用何爲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泰外可
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
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
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
國而棄之者也愚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
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
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
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
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
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
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
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襄
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
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其事祖禰舉顯孝悌表
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
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

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耶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强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

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昏則明能昏則彰能冥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以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畏而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竟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一作異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駭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福所惡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其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一作副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春秋繁露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

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一作費）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實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詐）奇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一作篡）萬物各得其冥（一作貴）非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時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爲名定實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員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之至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紐陟之次
次每計各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
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紐陟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
爲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爲置三第六六得等爲置
二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
六此爲四計也紐者亦然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當者以積精爲寶

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
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
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
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
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
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
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
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能致精則合明而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易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正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紬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周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紬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作宮邑于下洛之陽。各相宮曰一作名相尹曰宮尹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爲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部。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乎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黑統正魯尚黑紬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
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然則其各說奈何。
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
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
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緩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
牲黑犧牲角卵冠於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
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産
者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
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

色衣諸侯統衣纁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緩遐
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
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
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
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
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
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
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
紐王謂之帝。封其後　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

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
爵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
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
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紬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
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
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
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
後紬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紬夏存
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恐是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

曆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蚑化物物始芽
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
節綏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
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
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
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
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綏幘尚赤旗赤大
寶玉赤郊牲騂犧牷角粟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禮
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

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群臣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

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爲五帝下至附庸紬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純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于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仁多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耐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

縢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王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儛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封禪於上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節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耐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喪祭先亨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甲汚方祭器方王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

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儀施
儛儛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主
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
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耿夫婦對
坐而食喪禮先嘉踈夫別塟祭禮夫婦昭穆別位制
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橢音妥圜長曰橢一作隨
其屋如倚靡員橢祭器橢玉一無此字厚七分白藻三
絲衣長前袵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
樂程鼓用羽籥儛儛溢橢先用玉聲而後烹一作享正

刑多隱親儀多赦封壇于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
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
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耿夫妻同坐而食喪
禮合塟祭禮先秬嗅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
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其衡祭器衡同
作佚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袵服首一無首字習
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儛
儛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公未詳封壇于左位
四法條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始寧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胻疾行。手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易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文。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皐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一作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

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者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提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

日而成規。三句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時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止而已。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凡十端而里。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條之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數。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終故十歲百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彼之。皆介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愼。故八十一元士爲三十七愼。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愼。而持九卿。九卿爲三愼

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以爲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事天明事天與父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擅予他人人心皆然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予堯舜堯舜受命於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重受天子者予他人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明爲子道則堯舜之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疑也儒者以湯武爲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美者故列之堯舜之季是選者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武爲不義然則是下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

知弗知者以天下王序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
不知耶則答之以神四選是以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
天地俱起乎將有所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
所伐獨不可何也且也分人之變以為四選選立三
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為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
賊害民者天奪之詩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
周天命靡常言天之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
上禪梁父之下易姓
者天之所予也其所弒不專殺第二十五

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
三人三四十二十二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
之數人之形官之制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
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
四時四時亦天之四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
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大賢大聖也以為全道究義盡
四選之中各有孟仲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
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

天之節故亦有大小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之氣而分其變以爲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也三卿之位君子之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三士之位正直之選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時之選與十二節相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十二相砥礪而致極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地之美也

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堯舜不壇移湯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惟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皆爲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

CL
NO. 43321

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弑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春秋繁露卷七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増訂漢魏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a4520(th)

ガラス使用